



羅山先生文集

六之七

和6
1599
4



和16
1599
4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六目錄

書五

贈石川丈山二篇 示同人二十一篇

答同人二篇

參州產也初在駿府奉社 幕下有故壘

居號山木又稱山林或號烏鱗或改姓名

稱圮左近其後為養老母仕藝陽淺野氏

母沒而避世入洛號大拙而閑居於叡山

麓數里邑一乘寺號丈山又稱四明山人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六

目錄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六
目錄
書五
贈石川丈山二篇
示同人二十一篇
答同人二篇
參州產也初在駿府奉社
幕下有故壘
居號山木又稱山林或號烏鱗或改姓名
稱圮左近其後為養老母仕藝陽淺野氏
母沒而避世入洛號大拙而閑居於叡山
麓數里邑一乘寺號丈山又稱四明山人

又稱六六山人又號凹凸窠其出處粗見
詩仙堂記及贈答書

答同人一書

觀石川丈山一書

示同人二十一書

書五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六目錄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六

書五

贈石川丈山

時號山材○元和二年丙辰作

凡男子之在世也其何如哉玉鞍白馬度春踏花
入酒肆携伎倡睡眈盼睐夸耀閭里是少年之態
也燕南吳門筑鉛魚力戰砂月寒攻鼓雷震三尺
血未乾一介骨將枯是勇士之行也咸陽縱觀之
太息浙江掩口之妄言鴻鵠逞志於隴畝之上燕
虎食肉于筆研之間是王侯之志也所謂男子者

是耶抑區區者耶吾想其真男子者果又何如哉
且夫武夫壯士之能賦詠者若荆軻之執匕首歌
于易水操丕之鞍間賦詩劉琨之枕戈作文之徒
其幾人乎其途中歲折節改行而爲文士詩人或
混踪於浮屠者吾聞其人矣犬子之學擊劍也後
世不稱其術而稱之詞賦入室常左司之家藏亡
命偷眼鄰姬也一旦所居焚香掃地靜坐其風韻
馳驟建安已還遂立詩家之門庭或靈隱月夜之
僧逢宋之問而哦桂子天香之句或天津橋上拋

鐵衣著僧衣與元稹相贈答是蓋其人之儔乎方
今辭斗米而避世如五柳之慕荆軻作艷詞以驚
人似聞桂之參晦堂者蓋有其人哉山材久仕
幕下列于具臣暇日膝下坐蒲心頭削鐵又好吟
詩連句艷簡情詞增青年之風流者不少云爾乙
卯之役我軍征大坂山材不避來銳忽抽先鋒入
僉知首級之勞矣而不言其功而不出晉之明君
獨忘介子綏者何哉已而僦一屋于洛以退居與
余同里聞聞余之自東也而乃來訊余亦往問

馬一童綠髮二放也庭床上數本書無屏間大小
兩太阿長槍掛宇一鞭在壁其餘黑衣一領而已
矣別無長物與夫王川先生在洛城之破屋而憎
俗閉門久不出而不羨水北之名聲不願水南之
馬僕不索少室之高價果是同不同異不異耶向
所謂少年勇士王侯之志態於是乎在耶無在耶
他人謂余言何哉唯有山林心獨知之乎不日而
朋友二三子相共驩語或賦雪而語帶煙霞或題
景而口吐錦繡或贊人物而細評得月且每會軟

語夜闌見金盆之月聽凍歌之鷄不亦慰乎歲云
暮矣市其鬧矣二三子開窓馮几是忙中靜乎彼
探龍兵此獲珠矣二三子捫鬚鍊字是靜中忙乎
誠可謂風流蘊藉與世之行屍走肉酒囊飯袋豈
可同年而語哉吁人而可與草木同腐共蠹蟲齧
蠢哉二三子之撰是亦男子職分之一端也如何
千萬人無一男子哉或曰文與武道不同故有
相且軍旅之對今子之所言混淆不辯其有以歟
曰夫文武者一而二二而一天下豈有二理哉有

其事則必有其備蓋存其人想其設施如何而已
聖人有俎豆軍旅之對者欲格人君殺伐之心耳
用殺豈為民之父母之本意哉為政焉用殺亦此
意也姑舍是彼咸陽縱觀浙江妄言之人雖不讀
書然歌于大風歌于虞兮亦易水之流亞耶後世
工詞曲者之非所企而及也今吾舉武夫慷慨感
激為吟詠者而聊言之不專言文武也曰然則子
之所待何在曰余之所期山林者不在彼而在此
矣在大子乎在左司乎未可知也而又不在靈隱

不在天津然則在五柳乎在聞桂乎在玉川乎談
何容易哉宋張子少時喜談兵一朝讀中庸而未
足又訪佛老累年究其說竟知無所得反夫之六
經見二程於洛乃弄異學而渙然淳如也所謂登
悅孫吳晚逃佛老是也千歲之下仰之為關中大
儒有為者亦若是是其真男子耶豈翹真男子而
已哉謂之大丈夫今吾贈之以言代繞朝之策勿
謂秦無入其可也 丙辰冬十
二月下浣

示石川丈

北見氏入浴之後不結眉毛蓬心芥臆殆不可除也懷佳人兮不能忘之謂耶客中等閑曠日乎抑又邂逅於武陵之遊士乎奈何哉今日依例塗膏五經之輶轄足下來聽否并附面告

又

一封之溫語圭復不寒况又添以一尾之細鱗乎膾之玉聶之縷庶乎不厭細也非世之恣口腹者之比哉貪饒者所欲與孟子并能掌而所謂者奈何哉吁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思焉思焉明晝可共

赴大森氏而廣此語而已不宜

又

忽承手誨讀之則恰似親晤而面告忻慰多多就領故事二件抄寫感刻感刻且諭以足下竟日憑梧對黃卷於是乎知足下之盛壯而不懈也亦可嘉焉亦復足以起余之廢古有助長之益於今而觀之比來看足下之學進於曩時想其必志向趣步之晚是悔也童子而雕蟲篆刻俄曰壯夫不為也夫學貴有本壁諸水與木雖溝澮有時而溢然

亦有時而涸甚矣彼岷山之江積石之河有源者不啻晝夜混混然矣雖瓶裏花木有時而秀然亦有時萎最速矣彼牛山之木鄧林之材有根者每逢雨露欣欣然矣學問亦若是所告於足下至於若是而已矣世之剽竊於一句一字者童習白紛豈可不思乎雖然學問之本亦無它本於人心之所同然根於天理之所不易是亦奈何奈何

又

景綸清談兩篇還來急具終寫宋之功夫幸夫幸

即今對客草草布字恕有惟仰云

枉緘之溫語慰數日之熱鬧多可多可就審王趾有崇不知之故不能以問似怠非怠亮炤惟幸於是庭葵時欣欣足下之備足亦宜然矣惟是之思今日至府內辰入午后出倦甚還私第與一二書即相對淨几弄朱和墨而已無它埃舟絕句瞥視姑誓在目是亦空谷之覓也日入草草布字

又

乃采雲一道與音音進競秀秀盟讀則似陳檄愈風不亦
快哉拙耳疾擁腫痛疼連髮際絡喉咽口齒不佳
欲對書而慰亦如對花眠眠伶許伶許時恒恒曹我耳
龍耳惟左耳奈乖龍意長紙短不一

又

尺書雖短寸丹有長厚意有以哉就就承貴貴忘復故
起居如恒以祝以祝不佞耳疾漸已無牛鬪之憂
莫苦遐思惟幸屬卧內熟覓覓糴於時勢勢奪於世事
者或賤糴而貴糴糴啗利以壓壓飲食者或棄權金銀而

貢其賦者或專市舶之直而與蠻獠胡賈相雜雜
者或習鄧氏之術以術鬻刀劍或學孫陽張里之技
置冀野於其櫪中或學侏儒倡優而婆娑歌舞或
逞易牙之手而將獻獻羹於君或聞牛飲之鼓以拍
浮于酒池或招侯伯富人於茶店而自衛其器具
宇內擾擾為利往來人其貌禽其心殆非人倫也
而禽中之禽則呼羊有託為大僧者又偽贗有詐
為上人者是亦非人之中非人也呼後狙而環珮
馬牛而襟裾襟盲鸛乘大夫之軒頑石受三品之封

若有人聞其所說則言語侏離似鳩言矣彼自以爲能說法門又閱其言文字則以呂波仁如鴉點矣如嬰孩矣彼自以爲善識字矣又見其詩文則酸餽雕蟲似蟬噪矣似蛙鳴矣雖高唱大誦之如布鼓之聲也唯不知雷門而已彼自以爲能屬文章焉吁彼哉彼哉方今劉溥不庭淫酗于乃國朝錯焉在哉君側有爰絲乎可太息焉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太阿在君手非閑散者之所議也奈何奈何數百來書不堪拂景迹吟歐陽之賦夜徒爾拒

白鳥詠少陵之詩霽雨纔止則颺母穿步廊搖庭草時時運石之聲斧鋸之響許許焉邪邪焉役夫雜遝之喧囂塵埃散漫之曖昧雖滿几案攬午夢而又見如不見聞如不聞只公務之暇從事于筆研之間而已餘奚以爲所喻晚可來訪云云候之并附其話欄不悉

又

前况朶雲一道至則行矣日沒以還繇是裁答遲矣母訝惟幸不拜之眉者殆數賞而如三秋矣以

予之思念足下不能措而知足下之拳拳於予也
亦何謫哉繇是有意於昨之欲來顧而余之它氏
之之報告不登是之恨者亦拳拳矣所示喻風雨
之感於余亦不異足下所云耶方今氣候不齊乍
熱乍冷或冰或炭東雨西晴又風又塵上霧下潦
且塗附塗僕欲痛與將壞然濯滄浪之足所踏奈
何於乎匪風之詩發發者古乎今乎萬萬珍畜

又

舊雨來人今雨不來雖然一東一絕且開且誦慰

目前者夥矣何賜加旃所承中庸句讀底之嚙嗔
近日氣乏口喘聊期他日亮照亮照欲味即今至
詩是亦怠倦之懶豈雲而已哉雲非懶也能為雨
澤我只懶也

數日淫雨晴又陰陰又滂沱夏非夏耶曷為寒涼
哉雖三伏未脫緼袍古來稀矣聞京都西山人來
語去月月尾大堰川枯涸涉者不濕踵三河國以
西旱甚民憂赤地遠駿以東不然云而今如此堯

雨乎傳霖乎抑又箕子所謂恒雨乎欲言者如雨
除足下其告誰乎疇咨熙載之意豈下土螻蟻之
臣螻蟻之志所及哉悠悠蒼天是何意乎

又

昨日所枉之佳什并序寔是案上之玩也足下之
詩進於曩時散語亦然余見之喜而不寐不怠則
復古之功亦可以見焉就中所告西山之人者差
我僧也非吉田氏也今雨又如注是何故哉果與
一首疊和元韻者雨中之浸灌於澤不亦勞乎道

爾

又

一朶之郇歲四韻之唐律惠來悅自娛情多可多
可三四句依愚批而被改焉云云枉隨人情者乎
辰翁批杜蘇杜蘇詩豈辰翁之所及哉雖然當局
者迷旁觀有時足下不遺寸長者可尚矣七八句
改數字郝腹邊笥趙襄惠方合井而言之君自道
不啻何當之听然听然北窓卧羲炎忍熱涉筆草

草

壬戌庚八則九日

又
手續拜披不耐欣然持甜瓜一盆惠來多謝多謝
即令對客華副之削一洗酷暑雖清涼散不能適
焉徧徠不拜芝眉仰望不鮮併附面布

又

昨昔之鯉素至則吾他之及秉燭披膝井中庸一
套達了就承奉晨昏於慈闈想一喜一懼之情可
以愛日來喻以家貧親老夫貧如顏閔其孝可也
其他豈外求哉足下平生所學何待吾言若謂及

母非親謂棄恩入無為者趨於異端彼棄親而求
寂滅然其說父母經吾儒呼之為道辭者是也且
其論五逆也殺父殺母居於此焉而云無明為父
貪愛為母是設一謎子疑惑世俗誠有罪于名教
足下蚤逃浮屠於今不失故步乎非耶想其不復
昔之足下哉故今吾以顏閔之孝告之是由來喻
援子路之菽米感王氏之蓼莪故至於如此今又
所見中庸不云大舜武王周公之孝乎此與向所
謂顏閔之孝無以異也富貴貧賤雖不同而所素

而行無以異矣來喻又曰孝之餘力賞花鳥詠風
月其蘊藉風流亦可想耶庶幾不暇餘力也一飯
再飯之憂小杖大杖之受豈古人而已哉或有為者
亦若是令足下在故里故里者非謂有喬木之謂
也謂有慈親之謂也所顧念在此而不在彼也吾
亦人之子也不可以自恕也朋友之道有損有益
吾言不有益于足下則有益于自省耶真西山消
日以中庸書何獨西山而已哉所告姑止此餘
會次不宣

壬戌夷則
二十日

又
壬戌夷則
二十九日

昨日手柬寄來所云事庭闈而不勸不忽珍重珍
重可以興人之孝友祝祝來意云桑門非無反哺
儒家非無鳥鏡是誠可泚學者之額豈只吾子與
余而已哉抑儒名而墨行乎墨名而儒行乎陰儒
而陽佛乎陰佛而陽儒乎且心迹一乎二乎陷於
異端猶立父子之名者猶虎狼之仁也及于儒門
猶無父無母者猶以詩書發塚也夫儒有君子有
小人則亦何恠焉爰有人焉捕網罟而臨淵求魚

語人曰我非漁者也聞者疑之不若棄網罟而后
人皆信之也有父子然后孝立彼捨父子而曰我
非無孝則人僉不之信也彼雖陷溺而天理有時
而不昏故不能無感於絕其種族我是以曰猶虎
狼之仁也且又在儒則聖人戒子夏以無為小人
儒小人儒者雖能言不亦狸鴟乎故國諺曰執孝
經打父母此言雖但可以見矣誰不致敬言乎佛者
說儒儒亦佛儒者說禪禪亦儒故曰墨名儒行儒
名墨行陰佛陽儒陽佛陰儒糝糊鶻命消沮閑藏

雖然其肺肝不逃于聖哲之眼於是自反而得事
親之實則庶乎可乎向所謂梟獍化為慈鳥乳羔
所謂狸鴟變為麟鳳推而廣之歸斯受之不並而
招之則所謂虎狼又變為仁獸是所以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也孝大矣哉為子者可致思焉來書曰
孫其之法夷齊之廉聶政之事毛義之迹件件雖
有可議然使价告急發短檠燈暗尺牘筆退所謂
中書君不中書故恐塗點暮鴉赧赧惟愧聊告事
親之道以厚前書之所未告耳不宣

又
開牛日之華東得鷄且之玉詩一讀一味可謂千
里而自就審改歲起居佳勝珍重祝就中試毫
佳什奇麗拭目足為案間之玩第三句昔白任雖
四字改作誰道華封奈何華字與見花字不同任
所請而倉卒至於此未識盛意謂何矣拙歲且之
詩二首亦任來意情墨客子卿之手附白州刺史
之后以備于乙覽其餘和答他人者雖不少即時
行李急發枉而閣之道園手書舊年來矣然待青

雀之便而今又遣之餘緒期番風之次第以報其
信而已

又

前况賁然來訪霏霏談論清風滿坐米語出口不
覺日斜然唯盡飯而已况又鼎飯乎僅有黃耳陸
吉與天仙子侍坐耳慚赧赧想其怒然而還乎
奈何霜字詩韻忽衝口吻者二首命侍書者而寫
上焉且又五臣中呂向事騰遺之且又所按表之
崇山汾河者幸幸漢武河東事可為汾河秋風詞

幸河東濟汾河云云題書之目者齟齬乎亮歎而
察之奈何奈何明日歸於橋梓否遺恨如薤木之
難拔併附享信燈下草草

又

昨日所賜之尺牘今日隨手手之而不措口之而
不停况又添以寄遊洛東山之人之長篇古風者
乎進於曩時者余見焉自今喜而不寐歎物色東
阜之景舉在目前不亦快乎當時只作絕句不知
長篇比比滔滔國中皆是而已然足下盛意至於

此誠可嘉焉忽寫六朝之風制製而吐百言之天葩
沉謝鮑庾再觀於今日多可多可不怠不止則俊
逸清新亦可待矣否不可不勉祝焉祝焉且前向
所示之富士佳作視比來所為則稍覺奇巧體物
之格古人有眼况此山既歷古今歷代之墨客之
口者尤多矣比他物頗似巨言詩而今如此亦可
尚矣應來諭漫批者以硃筆不識盛意諱何哉且
又樵來和詩先向土方氏云有便故相傳附未達
於左右否訝之在茲就中慈闈微恙早復故云云

珍重珍重今日已節也隨例登府了俗禮往來紛
冗枉閣筆不

又

前時被枉小柬適至則行矣謝答遲急勿訝惟幸
祇樹園鐘事書賜一件欣慰欣慰足備彼抄之所
未備不亦可乎首末詳考竢他日就承近頃有嘉
賓勞於治具經營云云余亦東行日迫是故冗中
忙裏日之短未添一線之長亮照有在哉三四日
之間為春臺主人旋洛歟并附會次青燈明滅草

草布字

又

烹鯉之帛書調鱸之絲葦惠來欣慰一則開而如
謁之肩一則見而似知秋風非足下孰能至於此
哉厚意不知所以謝也昨夕赴北阜見月有吟弄
之興云云座中所少者某一人所恨者亦如來書
所云且今夕可有光貴云云若不到夜深必待而
可迎接柴門月包杜老之后吾亦云燈下布字念
念亮怒萬萬不悉

又 元和八年壬戌
授本月十七日

昨日之夕被寄一封一苞吾以為五朶之雲乎三
脊之茅乎披而觀之則尺牘并二章同累且讀且
吟共得事實解而試之則芳蕈數十枚似笠似繖
似傘滑脆生香寒厨稍覺温古人烹鯉魚中得尺
素今得書與此栢芝豈其食魚何必河鯉蕈兮蕈
兮十倍曹丕就承喬木之居成風功終祝祝豈不
爾思室是遠而若不遠則吾賀何後於燕雀哉所
恨在茲中秋律詩之高和雖賦月然與白雪方潔

拙詩者却愧下里之唱此時不知使還而因循過
日只瞻望耳今又見重九律詩九月十三夜一絕
何賜過旃詩中有菊有月朗吟則有聲之畫也與
相見伐柯之則也寄遠聲以此玉音琅璅不止所
求之批評附于它后比旋洛則路過此地可晤語
云云計日而待之繫望在茲燈下眼倦姑此一
亦喜以上二十一篇元和年中彼此所贈答也時
文山號山材或號山木或號烏鱗今據其所
寫寄以參考諸家集以編集之

答石川丈山

寬永元年仲夏十六日

三月二十五日手牋四三日前到武城開緘如面布喜氣津津來意衮衮一封之雲乍飛六朝之風爰到可謂自文選爛流出矣多可多可可告者件件如左

一海路紀行詩數首先况綴甲和之章為寫一通附寄玄同以投於藝陽未知達否

一季春廿二日余出浴而東行孟夏初五日來於武陵六日拜前將軍七日拜新將軍八日

謁甲斐黃門九日奉訪紀伊黃門既而拙恙已後十餘日途中任肩輿今又奔波如此病將再發於是十一日大樂令大倉令以台命使余仕于新將軍最拜命之辱也而余辭以疾然不克固辭越十二日又奉拜馬天欲乎治國家歟聰明之君於是乎在闔國之大幸也道其行矣夫有所望于斯乎余賦二首其一章末句云豈意一心茅塞子幸逢三代柳營君辭繁多不贅

一尚食監九昌子對語如所云也而伊州牧告終
故今月初尚食監奔喪九昌子從行只待其歸
殆似河清

一異母弟沙門甚性物故以自去冬沉痾不已也
今月三日夜死于洛十三日計聞於武州以服
故余及東舟共不登府偃卧草庵者數日矣
作一絕曰歷過高野築波山一錫凌空去不還
後我生來先我歿娑婆二十二年間甚性年二十二年是
足下常所知故告之

一貴州主父留滯此地則若足下一來否如何如
何余亦往還於東西不能如向前乎然則會遇
何日邂逅又何時眉毛相結又何處人世無定
在別離常惻惻振黃梅兩裏之衣于東關之天
望白雲堆外之人於西海之浪

此一篇自藝陽所寄之回簡也時稱托左
近或用本氏稱石川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六

羅山先生文集卷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七目錄

書六

示文山十五篇

示文山十五篇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七

書六

示丈山十五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七

書六

示石川丈山

自此以下丈山退隱京洛贈答也

杪秋念八奠之尺牘不為洪喬前項入手披之則
千里而譚幸幸聞余有舍弟永喜喪被帛憫余且
言始聽而驚而哀而惜焉情既如此禮亦宜然余
今遭旻夫不吊若喪其耦如失左右手一翻鐵而
鳥將墮隻輪摧而車不完雖如病耨之難承雨露
然有老馬而不取長途不識足下謂何耶嘗聞足

下歸休不京洛不江湖隨所適而市隱以故久不
按鯉鴈頗似踈濶勿為恠也方今獲惠書乃知足
下不以為恠于余而不疑也吁北肉歿人皆惜焉
其後余與足下之際時時所遇之人化列于鬼簿
者得庵花屋素庵相繼物故其間書生及于門者
如保高春江春碩等歲歲年年人不同余尚餘喘
如吳牛向月畏寒畏暑肌膚凍梨顧其影則顏焦
形枯似三閭而醉不醒頭童齒豁如退之然老且
懶於是復值此喪龍鐘之袖與露不乾鶴急之風

同氣何末庶乎憐察焉雖然以余之不中不才猶
欲養一家之不中不才豈自廢乎若比諸武門則
有問廉頗尚能飯否伏波尚能乘馬否果必答曰
猶然耶涉筆一嘖一嘆而已足下以為如何哉會
面不可期則待郇雲飛來耳不宜
寬永十
五年

又
寬永十
六年作

前回所貺瓊瑤二章手教一封并紙雪五握相達
于此展之則銀鈎玉唾滿於楮國而後覺鼎茵裕
勝甚悅可焉因想足下文辭進於曩時足以觀其

勤而不已嗜好之所養筆法兩體程隸王楷特有
載酒而問之奇勢煥發目下手不停披書中件件
殆如晤語可謂書心盡也見而慰懷誰云識字憂
患始哉足下之於愚久絕音耗去歲獲愚狀而後
十年篋積一旦伸而觸解云爾不亦快乎思足下
未嘗有逢心吾儕亦素無芥胸不有蠅營何有狐
疑不有鄙賣何有愁絕庶乎不有醴接而有蘭臭
有子夏之信與平仲之敬敬與信不可論文近也
况故舊不遺乎且故舊已載點鬼簿者實如來書

所枚舉嗚呼舊遊零落半歸泉是香山之所感然
比愚之所歎則此多於彼足下亦是所宜感慨也
且所云足下頃初見蘭玉三子雞且起筆詩深增
歎賞云爾想春怨守勝永甫之卑詞傳到京師歟
恰似樸檉浮槎之流行被梅柳知唯願以足下褒
賞不為不虞之譽故益激勵之彌興起之冬春之
交春齋為人講唐賢絕句訖邇日復講涪翁詩愚
耳不屬于垣則雖未知可否彼平生不饒舌如伯
勞然琅邪之稻在所考之歟任淵圓至之所未能

詳說今未可無小補乎愚性猶入也而耽典籍搜
索蓄收繕寫抄纂者日積月累殆半百年可數千
卷我家敝帚既皆附春齋其所有副乃昇守勝所
謂貧兒暴富也愚有所欲則呼二子以盛瓶而見
而已於是只恐彼讀之不得諸心若然它年富家
子孫漸至匱乏而自守空簿以為實有之譬不在
茲乎且唐賢涪翁之詩談聊資塵尾而已非急務
也故勸聖賢之書以教授之有咲于列者僉曰殫
金學屠龍反未諸身者自謂射矣恐失鵠是愚之

素志也若言公務則朔望之外或間四三日子姪
每詣城內然兒童言語猶未好或定日時到廳舍
民庶之獄詞浮屠之訟牒佛狼機之沙汰自去冬
使子姪代愚以誦焉故弛擔息肩以獲小安雖然
天性伯姪之際只頌白不負戴耳心猶勞矣譬如
頭尾不相救左右手不相救故似小安而尚覺未
也頭上之筆懷裏之狀胫篋偷兒鑽穴棍徒接隣
之雞日攘穿墻之鼠夜出天水違行比比不止議
罪恤刑存于其人非冗散者之所干也言不可詳

也言之長也愚於下學且不多能也矧於其上焉
 者乎厖眉之潛即其誰歟所願學孔子雖鄙事不
 敢辭也就審三年以前足下卜居于相國練弩側
 自謙稱容安之處想夫足下東西千里長鉞細馬
 險阻艱難備嘗焉可以諳世情不見夫紫微舍人
 乎唐之詩人也而在樊川別業善談軍法又不知
 夫清隱居士乎宋之名將也而遊西湖之上口不
 言兵足下以善談與不言為如何耶出武門入幽
 處者有所擇也今收桑榆于王畿之內愛花草於

老圃之徑夫王畿者民之所止詩云出於幽谷遷
 于喬木夷夏之間為善變者乎誰不歆羨哉便面
 入手襪子把之掃漠漠之塵除炎炎之熱遊方
 外者舉之標隱山之月談教外者破了示還犀之
 話設色者圖之描咫尺山水之形在足下若揮之
 即為白羽乎逐惡如驅蚊乎在吾儕雖待仁風豈
 敢哉南薰雖同然在舜與公權其殊異爾愚亦是
 觸熱到家以此為暑白之冰夏夜之霜而已所以
 謝之不翅止此也二章芳和不復弗措也蓋次韻

權輿于劉元白詩筒酬和家花車斜之字然第三
五七句之尾字次之者未嘗聞也今效足下捧心
再并繼焉陰鶴之子有慚好音歟嗚呼詩以寫彼
此之景情書以述久別之瞻戀扇以表時物之用
捨所寄如此所答亦然丹府之無窮白州之有限
望若人于天一方過矣皇州五十餘驛鴈別燕去
山長水遠何日辭君握手相共見故態臨風悵然
姑此不悉

又寬永十
九年作

瑤翰入手恰似晤語爾來信耗濶邈常馳遐想而
今得一朶雲胸蘊稍散古云一封尺牘千里面目
豈偶然也哉余頃年老懶衰隨歎韓公之齒落感
馮唐之顛雪唯有讀書之樂耳然以官命之難辭
故自去歲如月預於諸家系譜編輯之事外之則
校四姓之支流訂諸氏之餘裔內之則撰神世王
代湘洛柳營并織田豐臣之事跡忽忽擾擾以費
白日因是唯披本朝之書而拋中華之籍唱姓氏
之分差而廢詩文之品藻雖非素志而官事無贖

也。已今得足下之尺鯉及品藻之事可謂起予焉。欣幸不少。就審足下厭市井之喧囂移居于獻山之南麓一乘寺畔閑居之幽情可想焉。且別築方九尺之丁堂。點中朝詩人三十六人於其中。榜曰詩仙堂。擬之於本朝之歌仙閑居之雅趣可羨焉。今書其姓名定其配對使余決足下之所定固可也。雖然所請懇款吾豈不吐露情實乎。若乃陶淵明謝靈運者世人雖并稱之而其詩之優劣自異况又其人品之甚遠天淵遼夔乎。故今以蘓

武配淵明以鮑明遠配靈運而除玄暉夫蘓武者五言之首唱而少陵指之為師豈間然乎。且其忠義之志與淵明相同一則持漢節一則削宋年是余所以淵明蘇武相配也。其除玄暉者既有靈運則玄暉何用乎。若用玄暉則惠連又何廢乎。是以除之若乃沈佺期宋之問者其詩不免六朝之流麗具眼者不必取之。且沈宋相盜其詩以為己詩是古今之笑真而人情之所愧也。若用沈宋則劉廷芝亦難廢乎。世稱沈宋之佳句者多是廷芝之

吟也彼盜之耳廷芝縱雖廢而王楊盧駱不可除
焉王楊盧縱雖除而賔王其不可棄焉是故并除
之人至多多數限六六不為不惜也若乃陳子昂
杜審言李太白杜子美王摩詰孟浩然高適岑參
韋應物劉長卿者與足下之所定無異論焉皆是
李唐之大家也不可不用之足下謂韓文公文人
而非詩仙其可除之歟不然文公之詩雖不及其
文而非如少陵涪翁之於文少陵涪翁者文人輕
鄙之文公者詩家亦稱其恢豪雄偉然則文公之

不可棄也決矣與柳河東相配而是可也足下又
謂樂天詩傷於俗若用樂天則元稹亦難捨矣不
然樂天固是淺俗也使老嫗解其詩故如此然其
詩之灑落博達固非尋常韻士之所髣髴也新舊
史共稱其能詩且古今之詩話莫不標出香山矣
元稹者不被標題於詩話其為詩也不可與樂天
一視也且夫樂天之通達元稹之讒邪其性操之
可否匪霄壤翅矣元稹其必除之而可也樂天其
可棄之乎故今以劉禹錫配樂天而以盧仝配李

賀玉川之奇奇怪怪長吉之牛鬼蛇神其詩體相
似故也長吉縱不為詩仙然為詩鬼若乃杜牧李
商隱寒山靈徹者從足下之所定而已杜牧者妙
於詠史義山者西崑之祖寒山者彭澤之流亞靈
徹者惠休之標格僧中第一皆不可不取焉足下
將以魏野配林逋而憂梅聖俞之無偶夫魏野者
非真隱豈君復之比也哉君復之清操彈歷千古
其詩章者彭澤之餘流也且其知封禪之為非也
誰謂和靖不知道乎豈以仲先輕比哉曾西曰爾

何曾比予於管仲想夫君復不艷然乎故以邵堯
夫配之堯夫雖非詩人之比而儒中之韻士也且
魏菊莊胡荅溪之輩標著其名則稱之為詩人亦
何傷乎况有風流人豪之名乎凡趙宋四百餘年
之間堯夫之外可配君復者其誰歟梅聖俞之於
蘓子美也前脩既已對之以其詩體之相類也足
下何憂聖俞之無對乎足下之不取醉翁者何哉
以其詩不及文故耶不取半山者何哉以其執拗
暴戾故耶醉翁之詩亦如蘇仙之詩而已共是雖

文掩之而其詩亦詩家之所尊尚而不可捨焉若
不用永叔則子瞻亦可除矣既有子瞻則永叔曷
爲擲置乎王介甫詩高出于歐蘇之上孔子曰君
子不以人廢言何爲可不採介甫乎若乃曾子固
者世人唯以文人稱之不以詩人之數依彭淵
材之五恨也雖然方虛谷謂曾子固亦精于詩淵
材之五恨是浪言也僧覺範始倡之其後膾炙人
口陳后山師事于曾子固後遊蘇黃之門其詩法
或既有受于子固耶因是言之則子固匪獨文人

也江漢星斗之南豐何不能詩之有故以子固配
永叔以介甫配子瞻若乃少陵以後黃陳陳曾有
詩家正法之號故以后山對豫章以茶山對簡齋
三十六人之配偶於是定矣若乃呂居仁者評詩
者往往雖稱之而既不取類瀆宛丘淮海歸來子
還還先生等之諸賢而何獨用居仁乎放翁誠齋
等亦類而可知矣若乃蒙古之掠奪中華也百有
餘年其間有詩名者不爲不多然比之於唐宋則
其必有間矣若取胡元則明朝之詩人亦其難略

乎詩學盛於唐理學盛於宋然而宋詩猶差肩於
唐至于元明而詩法萎蕪是故范楊虞揭并除之
足下其擇之夫詩者以三百篇爲規範其次之者
三閭大夫乎浣花居士是其亞也三百篇之正而
葩離騷之憂而忠少陵之兼衆家之妙足下其察
之正以治心忠以勵志兼妙以出言則詩豈外未
哉在靈臺而已若不得如此則得免六朝之浮靡
哇淫而猶可矣足下寢興于詩仙堂中春花秋月
夏簾冬雪其千章萬句堪想像焉唯冀不狂言綺

語而慕國風雅頌之奧旨不流連風月而知隨柳
傍花之至樂則余之所告何不期於此哉足下其
思之嗚呼一別年來幾易草木香嶂重巒障蔽瞻
望之眼白雲積霧滯塞懷戀之心浴下曾遊之地
憶有投膠之契江東日暮之雲奈無論文之友晤
言難期徒斫額而已余若得公府之閑暇歸休于
洛陽與足下逍遙于詩仙堂對卷中之聖賢則爲
他年之大快耶時維靈威仰寒魚負冰春物駘蕩
順序保蓄不備

又
依所請三十六人詩題并其首句舉書以呈似焉
但除周伯弼之所纂者是兒童走卒亦所以常談
故也奈何哉今聞就中見王荊公則羞惡之心忽
發欲以昌齡光羲換荊公南豐云云蓋其好惡之
不僻也可以嘉焉然荊公初遇于君自謂設使德
不及伊周而才須優房杜庶幾致君於三代之盛
也民皆望之其言語文章與諸大夫相上下其政
事議論與神宗心同膈合雖然彼專好功利起兵

華退君子用小人其弊流荼毒於後世民皆失望
而後壞亂極矣足下之所惡不亦然乎雖然孟子
取陽貨之語為求仁者之不欲富也夫靈運之叛
也許身干魯連子房其義何在哉王維之陷於賊
中雖生何面自見張巡杲卿乎宗元禹錫之諂於
叔文可謂病於夏畦其敗貶固其所也故古人有
其文字之外不足觀之之論今已取其詩則亦取
荊公詩又宜乎且夫明道先生有言新法之行也
我輩激成之又謂不有益於介甫有益於我東坡

與荆公爭新法東坡者山谷之師友也然以荆公
不為皆非以東坡不為皆是況曰荆公六藝學妙
處端不朽乎陸象山分荆公罪於諸公羅大經惜
荆公不浴于光風霽月之裏而至論士不忘山林
乃并按霜松雪竹之句荆公果可惡乎其詩果可
好乎前書所云不以入廢言也然則荆公之文章
非王儲之所跋及也足下以為奈何若夫趙宋之
文明也歐陽南豐東坡之文章雖前世不如其盛
也荆公稱之曰曾子文章世無有水之江漢星之

斗亦是前書既止足之后山曰向來一瓣香敬為曾
南豐其言語敦厚質直之風一洗唐季五代之弊
不亦可乎其詩亦然足下亦見夫元豐類藁乎是
余所以取王曾為詩仙之配儷也朱文公撰楚辭
後語乃取王維荆公之詞又評詩羽翼則不捨禹
錫宗元洪範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庶乎其正也
不知足下平穩否又聞今標題可不拘古律五七
言云云由是或取其景或取其情或取其感或取
其義或取其酸言或取其異曲同工或取其安排

布置其餘味者得之於言外而可也奚固哉嗚呼
千古多入幾秀俊抽嵩峰於萬山一生多詩如美
色選揚妃於六宮雖然九老之外有如滿有李元
爽二十六功臣不聞有紀信之名雲臺丹青不肯
畫焉伏波然則見之者勿議其後也

寬永十九年壬午九月十六日

又

一蘇武雙鳥北飛之句以古文苑家未等雖撰抽
之然再以劉履所編而今改之載左方骨肉

綠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
云云

一杜甫每篇皆好何可容喙吳楚乾坤尤吞雲夢
雖然太白既避之賦鳳凰臺則彼以杜孟並稱
不優劣乎勳業行藏之句以興寄雋永故取之
彼每句無瑕則難定第一相梨橘柚從其所好
天下之味期易牙

一王維望終南朱子取之以為楚辭體故余亦步
驟以採之行到冰窮處亦是詩家之所嘉也人

皆知之故取望終南蓋微顯闡幽之意乎但陽
關三疊乃周伯弼所採而兒童走卒悉皆每口
誦之故雖為絕唱如偶忘焉此等之間擇而可
也

一儲光羲華清宮太玄觀之詩乎云云不為不可
也然余想張谷田舍田家即事二首之間乎如
何

一王昌齡裴氏山莊詩乎云云亦可乎然吾思長
信秋詞金井梧桐平閣怨閨中少婦乎如何其

奉帚平明乃周伯弼所取也姑舍是

一柳子厚千山飛鳥絕之小絕固佳雖然歎乃一
聲山水綠意到句到人境相應故取之亦從其
所好而可也

一禹錫玄都觀詩余亦雖有採用之意其劉即去
後前度劉即此兩句非魚與熊掌也左右手中
之熊掌而難捨其一故抽觀八陣圖詩以為如
何唯任盛意

一李賀鴈門太守行雖鉅儒昌黎敬而見之故採

之其餘金銅仙人歌杜牧既稱賞之然是捨魚
而取熊蹯今欲取將進酒否酒不到劉伶墳桃
花如紅雨等之句亦可也適口者宜以味之若
味外之味置而不論

一杜牧早行詩馬上殘夢句劉駕蘇軾亦共言之
其始言者牧乎且僮僕世路句恰好故取之然
今欲採華清宮詩否一騎紅塵有戒女寵愆民
苦之意則用捨可任意

一寒山楚辭體尋常詩人難企及况有陸放翁之

校正王應麟之補美乎故採之然曰如之何則
重巖我卜居乎城中蛾眉女乎任其撰論耳
凡古今諸名家其平生詩句警發不少因他嗜
好評話頗有取捨若論其本謂刪後無詩則王
澤殆竭者乎然彼善於此有之是所以為羽翼
輿衛也用捨去取不可輕一棄也况余老病在
尊官事埤遺我不暇乎他日有所思可再續告
怨宥幸幸

又寬永十
九年作

去月二十五日之雲箋與長安之紅葉齊飛入武
野草莽之漱塾頗添小堂之色目下之懽何以加
焉顧詩仙者蓋歎本朝歌仙之名不為之乎彼
唯取歌而不取人乎先書所云詩仙或取詩不取
人或并取人與詩其論辯取捨可以觀焉今專論
人與詩而并稱則不啻詩仙抑又有人仙在乎至
論荆公之罪余與足下無以異也余姑論其詩不
論其罪也古今評歷代之詩如胡元任魏醇甫蔡
正孫之輩皆標荆公為一大家就中葉石林謂荆

公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
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牽率排比處庚溪謂
彼辭相位遊鍾山不以勢利為務張表臣謂彼詩
命意與老杜何異此等之品題足下平素所知乎
故不多贅之若其畫真則常常不欲見之亦是足
下羞惡之所趣可以觀焉其所蘊不亦可乎擴充
之則義不可勝用也願與足下懲通之雖然荆公
騎驢往來法雲定林道遙游亭之上俞清老追逐
從之李伯時圖畫之以為勝事其後人多傳寫之

想世間可有若干本所謂蔣山騎驢圖是也又荆
公帖傳世者涪翁往往為之跋其小影云手帖云
或慕之或翫之故古人有螭蛆其帶鴉鴉鼠之
論此諸足下與余之所好惡有以異乎詩仙今專
撰入與詩而精評之則不暇也且夫南豐詩所議
前書來書相共多言今不再瀆足下以光義昌齡
與子固相比擬其人品文章孰優孰劣不逃足下
之具眼乎若有新得則待其好音遐想風懷即是
交友之義乎猶堅執前說吾豈敢哉彼之執拗誰

給其臂半詹尹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用君之心
行君之意如此則詩話固非所知也湘左秦中水
遠山長何日晤語臨紙惘然

又正保元
年作

九月六日之手柬兼倭字及雲同飛到葭屋舒展
如千回不隔於結芝眉幸甚就審山中無事貴侯
佳勝慰甚余聞前由所贈詩僊堂記既極盛意且
準擬之以坡仙超然臺記習鑿齒與其弟書及柳
柳州戴堂記之屬何其褒之之適當哉拙語雖不

逃足下識鑒之鬼眼然其所苦稱其意之所云云
且悅且愧所愧則我意句之不到也旨趣之不高
也毛穎之不中書也薑手赧赧乎余髮種種與夫
老而秃退而憔悴者不尖不銳而寡而宜而窮而
白而星星以臨所寄明牋益覺穎之醜也雖然不
作諛辭不為汗阿唯書我所見所思所予所可筆
所可慕則在足下為稱意在我為記實何愧哉雖
獻醜而忘醜不為效習氏柳氏蘇氏之類不識謂
盛意何耶寧拙毋巧是余素志也且十二景詩同

二子手自淨書連牋以寄天竺氏想早達否此牋
與堂記共寔自足下所授者也不管刻之藤鶴之
煙而已且又足下所題岩瀑佳句等無告春齋欲
改焉其鍛煉不容易亦可嘉之余所思使春齋稟
焉然猶尚思惟工夫可也三年受用一日工夫在
梅竹况嘉作之可以傳後世乎後矣再三告來耳
前書所云借足下芳喙將傳拙語于三官此事不
急若有便宜亦可也傳與否無以亦可也莫盛
意尤可也來書言改元事是實否今年號不當且三

世之謂乎如何如何風聞且不知之技來書始聞
之耳即日拙嬰該疾擁鼻涕於藥爐側與汗共流
毛穎欲言惟歎氣息奄奄姑此不一

寬永二十年之冬 先生有 官事入洛與

大山語語遊詩仙堂相約作堂記賦十二景

詩既而東歸翌年作記賦詩以贈之事詳堂

記文山寄書褒謝之此一篇答彼謝也

按寬永者 前大上天皇在位年號也經七

年 後大上天皇即位不改元而二十年

後光明院即位以年號不可且二世故翌年
有改元之沙汰即此書中所言也十二月遂
改寬永二十一年為正保元年

又 正保二
年作

大山韻士寄我以明牋半百葉雖剡藤鶴煙之光
滑殆不能過焉唯齋老鴉之塗紫蚓之泥也贈向
陽以古今議論一部貽考槃以花史一本均是嘉
惠也有甲乙於座甲曰六合之外內聖人有存焉
有議而不論焉或是古非今或諫之無官或在位

而議或草莽之言樵夫之談亦有所不廢也然理之所通何古今宇宙內外上下大小遐邇之物之有且議論之文本于易易之爲道也廣大悉備故讀之愈見其論可高而不可卑也可公而不可私也吁花史哉唐人繁花之論彼哉乙曰灼灼其花韡韡之花棠棠者花有女同車之顏溱洧士女之贈是花史之風諭歟仲春桃始華季春桐始華仲夏木堇榮季秋菊有黃華是花史之時令歟况又易不云枯楊生花乎易詩禮皆是聖人之著述而

所以垂教于世也何去彼取此何其議論之不公也曰所援詩禮便于花者僅僅耳諷一而勸百也盍取實乎設使爲姚王立本紀曾氏十友王氏十子立列傳醉西施凝飛燕虞美人睡楊妃茉莉夫人之屬立外戚傳唯是虛誕之諧史而花家之董狐之鬼可餒而惟此議論不啻高且公而已取實務本無不歸于正曰嗚呼何謂哉有本則有末有實則有花誠于中者不可掩也有英華而無本根者未之有也古人以草木之區別譬諸本末則

知末而知本也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若以花
史為末則我恐其議論之為鄙野也何其語之寒
話之冷哉豈其怕寒而議董鬼之餒而哉曰史之
正也錄之實也可謂良矣然史有論論有叙事然
則叙事之不外乎議論也明矣謂之芳論故論色
而不論香則偏矣方今花史唯見其色不能知其
香聞其名不能認其實夫名者實之實也無所適
從乎何正史哉何實錄哉曰釋草木者雅之所載
也雅者正也聞花名以識其實不亦多乎不可謂

不正不實也既言叙事中有議論則文體雖異果
不二也隨事而運筆耳其如言色香則貴鼻而賤
目歟何偏於具體者哉視聽言嗅終不可偏焉同
心之蘭黍稷之馨在花史中且物之相對是自然
之理也實之於主猶如花之於實也君子雖不求
名然疾其名不稱則中實之見於外而為主而不
為實也言未既座主弄宜僚之丸以解其難曰吾
豈鄧析之兩可哉無可無不可義之與比韻士所
以贈之則其所想蓋欲與向陽考槃相共接眉上

下其議論于古今之間而聯芳遺香永傳名實於
後世庶幾哉由是觀之此二書是美人之貽也以
為家藏可也猶未也欲論偏反之義先記唐棣之
花相共思則何遠之有每得東風之便莫云遠也
惟幸我聞此一時之間對乃塗泥向所寄之明牋
以同謝之考槃眼疾快明拙之悅歡在高察而已
然制止其讀書亦是前回依足下手教所戒感刻
感刻

乙酉季春下浣

又正保二
年作

八月十三日二封廿六日一封不為洪喬皆達
病牀側圭誦之就承起居裕勝幸幸方令紀陽君
出郊赴國命道安賜告假偕從焉余欲裁一書而
呈之雖手掉頭顫勉強涉筆似暮鴉塗抹勿為恠
矣前回將問寒燠以袂給投進之不腆菲淺之寸
忱赧赧然且承十年來不受他之贈貽雖然余薄
物乃以為異他而不却之云云悃款之所達為余
為快悅愈知拳拳之情在余余亦懸懸于左右矣

謝哉唯懼所奉甚微所謝甚到猶又增赧赧矣余
今病漸愈肌膚與山澤之臞無以異于飲食于藥
餌于起卧動靜謹慎倍恒然二十日前犯風冷後
為感冒故宿病鼻涕如雨滴流于壁如成血漉露于
紗囊終日擁靈堅况又右鼻內爛如瘍時時為疥
而拭以紙則與血同凝落雖不以為甚苦既已
肚腸無恙比齒亦漸復故雖不云老而壯尚有伏
櫪千里之志余何敢哉寒氣早至暑煩過去海東
關外之瘴不可犯也手書屢問余疾辱拜厚意不

面覲巨吐露邇日當道安刀圭有喜而不無妄令
也東龜無由曳袂顧望不少每與一兒言必及左
右左右不東余之西不可知也會面何日哉余自
六月五日痢疾至冬殆一百日不涉筆今始舉筆
手蹠指以三抹此楮面歇至頰如寬可也藥爐邊
口號吟僮寫寄之來書請見佳作余病中啣效也
新作也非佳作也如此書之則氣迫目動手疼故
臨硯悵然向風惘然餘事附來信不宣

又

遐想山中新涼須蘇壯氣風葉掃書燈花映卷鳴
蟬助歎流螢照寂幽賞閑適不為不多乎余神遊
而身不到夢往而覺亦非在矮屋而晝則景迹營
營虯虎掃不盡夕則蚊雷殷殷鷓鳥吐猶集入環
堵則老懶宿痾眼眵生眇况又左膊餘痛似瘦馬
之三山乎雖有書繞欲把翫而手停欲閱過而倦
矚大暑之溽攻吾外小品之藥治吾內且公而匪
無存問之役時時登府私而會有繼嗣之兒孳
孳肯堂故向者所請山中十一景之佳作欲告所

思荏苒遲滯至此其怪莫罪吾聞文忠有遲速自
古而然相如含筆而腐毫楊雄輟翰而驚夢枚臯
應詔而成賦曹植接牘如口誦雖然相如楊雄未
必常遲枚臯曹植何不致思又聞穆脩張景各記
馬踐殺大事夢溪論之且記之其工拙可以觀焉
文既如此詩亦宜然老杜曰身輕下鳥云云東坡
曰三尺長脰云云後人欲補其闕而不能下適閣
二字詩之談何容易賈島之敲推逢吏部而後定
齊已之數枝待鄭谷以為一枝昆明池之此中在

貫休之掌內寇準所謂獨恨太平無一事者從蕭
楚材之獨幸老杜之於太白其言細論文者不喜
其早計太白之於老杜其言作詩苦者似議其沈
思然皮日休之鍛鍊孰與王勃之腹藁少游之對
客孰與無已之閉門遲遲未必可其可則
唯存于其才耳雖然以東坡之波瀾滔天下而論
者譬諸武庫戈戟森然徐看非無利鈍是所以致
思之為貴乎譬鏤之為美因礪礪而彌麗莫耶之
為利發砥礪而益銛結網者師蜘蛛而始制軍法

老師戰蟻而成十一景之點鼠屢屢求我我亦是
礪礪砥礪蜘蛛戰蟻之譬乎前此所問某字當作
某字往往有之余答或以改作或以孰是或以其
可皆吐底裏而無所隱豈是鄧析兩可之說司馬
稱好之謂哉足下以為如何今此佳作譬如造屋
良材既聚經之營之無所運斤又如鼓瑟琴唯
恐余之膠柱又如設色唯恐余之鑿寒具又如為政
玄齡善謀如晦善斷唯恨余之不能決裁然則王
色金聲悅目驚耳冰格霜光清冷詩骨向所云璧

蘇山文集卷之二
三十一

鏤之礪礪耶莫耶之砥礪耶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雖為學問自脩之義而於詩言受之既作而益求其修既修而彌求其精足下之致思也蓋亦如此乎足下嗜詩常慕盛唐其志尤可也求而不已則超六朝逼漢魏乃及于古乎今之日月與古之日月無以異也人雖異詩何異詩者志之所之也志者心之所趨也古今此心同此理同故也以為奈何乎鍾嶸之評也蔡條胡仔之話也皆論古人之詩然鍾蔡胡詩必不及古人余今所批亦如此

乎佳作處處書所問于貼紙余亦糊片紙於其旁以告所思而已詩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邂逅以降既間三歲與上元夫人西王母一別三千年殆不髮鬢乎彼是神仙也放矣哉足下與余鈞是人也朋友之交也唯願高會可再餘何言哉宿痼未愈甚甚力涉筆使座側者以代書之而手自僅記居諸名號添佳作之詩察以貽之俟其淨書而已跋詞亦故書所思于別楮以告之

丁亥孟秋二十七日

又慶安二年作二十日

爾來燥濕奈何想像裕勝頃恭安傳足下語屢問
 東坡詩所云卯色卯色如何余按太平廣記載宣
 室志沉青箱詩曰六代舊江山興亡幾百年繁華
 今寂寞朝市昔誼闐夜月琉璃水春風卯色天傷
 時與懷古垂淚國門前裨海亦引之以卯色為卯
 色誤乎楊升庵外集曰唐詩殘霞感永魚鱗浪薄
 日烘雲卯色天東坡詩笑把鴟夷一樽酒相逢卯
 色五湖天正用其語花間詞一方卯色楚南天註

以卯為柳非也註東坡詩者亦改卯色為柳色王
 龜齡亦不及此邪案唐本古板并朝鮮板之東坡
 集皆作卯色唐本集解作卯色卯卯字有點無點
 誤寫作卯與又東坡續集載此詩以鴟夷為鴟兒
 以卯色為柳色蓋卯卯柳卯皆書寫之誤也陸放
 翁詩曰水作縠紋微起伏天如卯色半陰晴又云
 天宇淡青成卯色水波微皺作靴紋今坡詩若作
 卯字解之卯酒顏色與樽酒對而二句相應乎而
 與青箱放翁句不相應也若又以卯時解之乃為

曉色朝色之意乎然考廣記及副本皆作卵殼之
卵不作卯辰之卯則須是卵色可也升庵既辯之
想夫天形如雞子其白象天其氣清以其淡白為
卵色乎放翁所謂淡青亦與淡白稍近吁梅溪升
庵九原不可起今因來問使侍童開芸掃蟬隨見
以略抄示之前頃再和夢醒詩楓月詩衝口任筆
憑泰安便而投呈之既相達否餘期嗣音庚寅孟夏九日
又
書到抵金披緘審杖屨不恙匙茵無它珍重多可

且獲見瓊報函三和章益以慰悅與向陽函三共
捲展弗措聞山中雖信羨然有王粲登覽之感屢
被京尹諫制而聊以淹留固且矣昔葛仙移居有
媪有兒可以憐閔今足下素無此累矧又有如天
高海濶得鳥魚之自由乎雖然看米之山如故否
人民非乎否沿革未可知也方今非巢穴居之
世且慮容膝曲肱之所安矧又可勞誅茅不便藥
餌可使書車之牛喘而汗者乎諫制之言是愛足
下也不可不聽焉所謂援而止之止也古人所為

足下以不為哉夫馬北鳥南狐丘豹山物既如此况人而忘父母之邦乎雖然上之高祖不歸豐沛而都雍州世祖不歸南陽而居洛陽太宗不歸晉陽而在長安下之百里奚不用於虞而用於秦退之不歸昌黎而沒于吏部侍郎樂天不歸太原而致仕于刑部尚書茂叔不歸道州而終于廬山此等之類不少是足下之所可知也吾語曠矣頃偷兒數輩皆奴隸之徒潛相誓為縱火剽奪之謀發覺悉被磔被梟或自殺不逾一月六七十人男女

長幼皆殲僉謂三葉威稜之效也此奴輩大抵慕彼異學受其偽教或托陣法或寓戈術而代耶穌而變乃惑一方誑庶民密相聚為黨目不知字者貪而囂鄙而佞媚而諂笑者聞妖言以為正見卑陋臭穢之俚語以為善遂至于如此可以大憎焉然猶或未悟之故其徒既被戮而其根柢尚自若也它日之禍貽不可知也此事先是足下來書屢言之其所昭察是也異學之害軍法之弊浸淫於此誠可以太息以今視昔則一二三紀之間風移

俗換甚矣想夫 本朝軍法遠古既有之及于神
武之東征崇神之四道將軍小碓皇子之東西擊
伐神功之西討其仁義節制之道可以考焉歷代
承授久矣載在國史方策其自中華傳來則吉備
公教孫子八陣於筑紫大江維時講黃石公書於
京師藤橘源平及諸家之士無不就習焉源能有
以之授貞純親王江帥匡房以之告源義家號令
之法騎射之術皆可以見乎澆季之世其道稍廢
其禮既亂降及晚近惑愚民者妄作兵書圖陣法

或并觀之天文管窺之望氣戲瓦搏沙之行列馳
騁之繪馬旅食之畫餅陸地之舟戰是與木偶篠
駮何以異哉其中或自稱上泉或稱長尾或稱武
田其流足以溺人近時又有矯託楠氏者悉皆誣
之矣一吠之影萬吠之虛所謂一盲引衆盲者乎
縱使其本趙括之書猶伯樂之子之鹿也况無
其本乎况又烏合之徒蟻同之民龍之耳而水母
之目者乎至若劍術者便手足修器械而已手足
之動有涯則不售故曰在心不在手足以無涯之

心欲售是是姦其術也偶逢百姓多癡瘡之時而
曰此心常人不知之唯有達磨義玄知之馭藝亦
然如此則磨玄之徒為天下之巧手乎雖曼胡之
纓短後之衣詭遇之乘見影之鞭望磨玄之塵乎
愚民慕之則漸淫液於貴介公子具眼者何不憫
笑哉此邦鄙俗有以鼠婚猿姻圖說賺小兒女者
是黃葉止帝之壁乎有識者見彼兵書并異學書
與此圖說何以異哉李咸見壺子而走來客對仲
舒而為狸老桑逢諸葛恪而為薪西域幻眩向傳

奕而顛斃素娥不能見狄梁公之面世奈無若
人何哉宜哉醉之不醒惑之不解也且妄言無我
法有神秘咒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亦可笑也彼用
不空之術振隱峯之錫亦是惑世之多端也王凝
之以之被殺高駢以之喪亡不亦愚乎十年前足
下嘗聞其所識少年習當時軍法而傳語曰此事
費而無用不如讀武經七書其從遠之言誠可也
由是其人誦孫子參之於倭法云爾昔范文正公
勸狄武襄以欲知兵法可讀左傳曰將不知古人之

匹夫勇爾蓋亦此意乎是故余今繁多告之不知
苦而瀆否噫吾老矣何言哉請足下揣之欲言胸
生堆阜故思而止欲止而不能已而次所訓函三
芳押聊抒椽華室遠之曼乙曰良隅林麓小堂前
聞喜秋風谷響傳萬里冥雲憐候鴈片枝白露嘆
寒蟬東周無用公山氏西蜀未歸蘇老泉拂袂奮
飛何日到美人遙在一方天
辛卯季秋下旬日

又

丈山老在山中聞余患小痒寫藥方以寄東武告

曰此能療瘡痒雖多服然有利無害有所試驗云
云其懇誠不菲荷惠不輕曾聞劉成國曰癢揚也
其氣在皮裏欲發揚使人搔發之而揚出也凡初
發手及肱次出于股臂之交余自笑技不癢而皮
膚伺其癢也自冬踰年經夏涉秋更醫內治外治
馬鹽湯藥湯盆手有日將愈又發或手擁爐竈以
藥或以帛包油藥屢煩擱之未止如駝疥在肋如
芒在背如苛在身如粟起肌如垢在衣如手搏沙
我老矣如粒粒與凍黎船背共雜綠不耐揩摩不

雜錄

三十四

思肥羅輝百草湯而浴然慎可以風且作且輟於
其初秋腰背下更發一腫瘍似小瘡懊惱痛楚或
曰是小痒之所聚乎抑又一種之瘍乎一邊瘍一
邊疼其間不以分寸既而膿出根拔踰卽良已或
人語余曰某嘗罹痒疾半歲不愈赴相州小海湯
泉涵沫乃愈余乃請其采地主得巨楹數馱試浴
恣然汗出苛痒稍減果如此則日居月諸可獲復
承由是見之溫泉之所資而一腫腫瘍亦小痒所
委積者乎向痒之甚也欲搔王郎背而無羅公之

如意欲洗道士疥而無王老之酒壚欲倩麻姑而
未讀杜詩與韓筆欲望陟姑寺壁而不有張璪之
畫松且渠猪水之豪魚藥水之脩辟魚未之有也
况不見竹山之黃蘗可以浴乎是所以癬疥之未
瘳乎康子饋藥孔子曰未達不敢嘗如今其所告
則非藥而禁方也處齊不過數種余既達矣可以
咬咀可以嘗味苦口之所示誠足感謝雖然小海
泉清華洞酌注此可蕩滌可振衣則姑須之耳若
夫疾在腠理克治之則不至于骨髓治國亦然矣

知齊為瘡痍有戒整則越不能作腹心之疾國家
 知邊陸之患如手足之疥搔有備守則中國可無
 胸背之療疽是內外本末之道豈無意乎我所思
 不出其位國有道則在下者何謀何議唯思其丁
 痒丁痛之時忽誦呂監田克己銘痒痲疾痛舉切
 吾身先儒議之謂呂氏認知覺為仁何也怵惕惻
 隱與知覺可有辯也不可不察之智在仁中則如
 洞濼乃身即是君子仁民之意歟於我所病聊有
 感于呂氏之言不識以為如何今為謝被告禁方

粹裁一書毋微滑替不范窳未明目方于張湛張
 湛示以六物此非尋常藥而日用起居事也似戲
 而實也如今所忠告不亦實乎若非眷眷於余何
 以至此哉其未達而不嘗與既達而姑須之余所
 辯而謝如向所言與人同痒痛則恕之道而仁之
 端也以友輔仁其有益哉登徒子妻之醜惡誰不
 掩鼻然登徒子甚悅之瘍痒之於余雖憎而不悅
 無效之何以呂政之暴猛猶懼謝神女况余乎既
 而我小痒與浴汗澠散霍然已矣莫勞緬懷夢想

山中覺而非也山中枕上亦聞東海風浪否秋深
緜冷七齒裕勝所祝在茲言不聲意拋毫悵然不
宜壬辰九月中浣

又

新易草木後想像山之靜也日之長也花柳無私
春鳥有友遐邇杖履左右書劍一弓一鉞猶存小
心太膽彌堅詩仙風來几裏爐雲野老谷響樵談
王道於是賣刀買犢乎拋兵器代農器乎脫鐵木
以為銀鹿之蓑衣乎改竿旌以為漁童之釣竿乎

岩棲幽事不見單豹之虎書軒覺處可駕希夷之
驢讀書呻吟之暇取害稼之獸以待賓朋亦可也
縱有不虞之穿窬聞名畏之不能覷也亦是清時
偶遇之一幸也所欲言者多不止於此豈不羨慕
乎頃日得去月上浣并十九日狀披緘如覲醉面
就審其不恙彌健而不倦最耐賀祝在茲不在他
瓊報件件就中因前書所告被慶賤孫春信窺四
書詩書禮之句讀事荷勸勤之厚情不寡矣余示
諭之彼有聞喜之色春齋亦然欲憇憇以言勇為歟

素乏割甘之物聊成遺安之望故教讀書以代含
飴戒以繼事謀以貽厥若他年恊足下所慶之士
則遇蠱六五是春齋以之與他人謂愚公移山待
其後如余則謂譬如作室底法冀其肯堂構唯恐
其愚不可及也以足下所慶勵春信之幼學謝而
有餘悅而弗勝又承余赴別墅其望花之春愛蓮
之夏梧月之秋門雪之冬四時之賞心推以可及
于浴沂之氣象如余何堪哉誠雖思慕之然褒賞
過當况於點也見大意乎愿縮惟甚蒼顏赧赧焉

聖本為營聖堂所錫自官也尾陽侯被創此堂安
聖像并四先賢配位其背後有一厦是 舊大君
之賜也傍有一小廬是余所憇也棚上尊閣之者
四書五經大全十三經註疏及性理之書也左右
任手而管闕者二十一史通鑑之屬明朝之諸記
洎諸子百家之集環繞微軀其壁間所有則我朝
書紀諸家之舊錄隨分而聚藏焉慰吾心悅吾目
沒為此中脉望不可知也自笑而已向所云繼事
貽厥亦在此乎據槁梧開小窓則煙雲藹藹草木

欣欣非京洛非江湖然雖信美而非吾土之感慨
於花於鳥亦有時于驚心歟是余所以瞻羨足下
山居也時盥漱饋登聖堂肅拜周旋遠憶太學寮
事載延喜式而不在于今也告朔禮廢羊亦亡矣
可以長吁堂邊有杏未有壇階前有櫻無楷有松
竹檜杉無奇樹異草其所無者彼何求哉所求則
放心而已生生不息之妙在此豈啻草樹而已哉
今茲二月仲丁釋采春齋春德使青襟更深衣役
之者十餘輩春信最幼故著長袴從余入堂欲效

朱子滄州儀而世異地殊有小異歟祭畢講春秋
卒有問有答其初問者春信唱之不兵不嘖問答
訖各捧豫所題二月廿棠詩共二十首許既而退
足下平日向儒風以故告焉不識謂何嘗不忘余
患小痒而示以藥方今復問如之何其愛余之至
也思余之深也不知所以報答之邇日一瘍醫寄
藥一裹即搯摩苛癢數日覺微驗其再起未可知
也今以古人痼疾歷歷舉而被諭之乃得承知一
指不換肩背是足下於余之情其至而深也善聞

足下鼻涕流未止其病狀見于筆端者雖世執簡
者之記醫案不可過焉宋濂作朱丹溪傳其中多
寫病態然如是者稀歟足下文字之進嘗一變知
滿鼎之味可以嘉焉余亦有鼻疾雖非狂僧懶殘
對爐芋然寒涕垂膺雖非韓偓載見穢詞然於紙
實鼻余老此患彌留可以憐焉夫禮不敢唾痰癢
不敢搔是子婦所以事父母舅姑者也余昔年喪
考妣欲事之而不可再得也然孝者所以事君也
內外一理家國一揆故出入府營對晤賓客忍於

拭痰搔癢亦苦哉雖癢失禮且拭且搔若不然則
非唯失禮而已失容不敬唯欲他怨有此病也與
足下共此患而足下齒猶存齧猶堅余僅五六齒
無餘如朽根之離地故飲食之味不能得其正亦
可憐哉嘗作鼻病賦齒落賦今寫此二篇以呈似
焉去歲詣日光山道中籃輿簾隙縱自作武藏野
草賦及詩若干章并副之若為一夕之慰惟幸且
又有事於此耶穌變為異學猶如妖狐之食姐已
而化姐已也可畏哉惟夫筭浮屠所奴每一州一

萬斛則六十餘萬或一萬斛則百二十餘萬其外
施觀之費未知幾多也我朝神國已為佛國吁神
似不神乎凡人皆怖生死故彼以後生善所誘誑
之號曰極樂悉皆金身由是信者不惜財施之浮
屠遂執後生善處以為奇貨其心猶思雖積山挂
斗之財買之貯之然價賤居易矣不大愚乎耶穌
聞之見之望屠門而嚼欲食之甚饑餐也欲奪之
至陰謀也以攻心之妖術勾引男女其所欺既多
改佛為耶穌由反手也近歲禁最嚴矣賊蠻雖章

其面然效其心其共同謀者以唱異學竊儒說天
道而吐糟粕其心密謂本于天主天主者彼所崇
信也掠佛說性空而誣心理亦密謂傳其天教將
奪之先與之亦盜老聃也無善無惡有善有惡為
善除惡亦稟王陽明也非儒非老非釋謂之二脚
猶鬼李義府少一足以害人物即是異學也不可
不戒也彼不知隻字自稱為入師不經一宿自稱
曰本性不知鳥之雌雄自稱曰示聖埃之蠢蠢傾
耳雷同衆之昏民自異口淵默吁耶穌之變至于此

極也誰起太公於九原斬如已懸其首於白旗者
有之矣舉世怖狐之惑入是可惡焉唯懼人中之
狐是誠最可憎也世俗風痺而痿者不覺痛痒故
不懼無疾病者知痛痒而懼之欲遭醫藥之其所
懼果非外也在心也所以求放心即是也足下無
疾而懼余公喪痒而懼其無疾有疾雖異而所懼
不異故耶穌之變果為亂臣賊子唯是之懼若有
意者何不防微杜漸乎微之著漸之積將迫其令
也可不懼乎可不絕乎嘗讀詩謂貪人敗類以誦

言如醉故也使入瘋憂以痒由莫懲民之詭言故
也瑣尾之為流離為衰如克且故也流離者不祥
之鳥歟耶穌變為詭言既敗善類或為妖狐或為
流離曷為不懲焉口將言而囁嚅况其言味已傍
人儻和乎又謂已善詭遇而不問範馳乎又謂已
如由基而不欲被人教射乎設使有劊子聽之如
醉如克耳何益之有而招禍亦不易測也足下所
告從其言勿以招禍且激且諭亦是眷眷於余之
至而深也不可忘也余聞事君雖無貳而去與不

去依恩厚薄昔東去曼倩居下位謂使富榮夸耀
如蘇秦張儀者在干今纔不能得掌故生于天下
一統之世則異于七國戰爭之時何處有所逃乎
哉雖不用不行然去而何之哉故古之祿仕者雖
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辭尊富而居卑
貧以恩之厚薄故雖非出處之正當如此耳故先
儒以曼倩為似簡兮之詩人有白髮人於此踰轡
即之二葉已一葉矣有憫日耄及之嘆唯愧非出
處之正而哀道之不行也不得遂歸耕隱逸之志

誠有遺憾足下岩棲久矣身在江湖志在魏闕其
憤世憂國之志氣不衰愈可以觀焉若使耶穌之
變得消散則足下之憂可有所分余瘡憂之痒亦
可獲微療者乎當時雖禪家之其人何為拍南泉
刀不斬三脚猫哉吁可以政法而不如彼乎如此
孤如此流離如此猫可斬也願發其所執一弓一
鏡以射殪不亦大快乎太公且不可待况於南泉
之徒乎嗟夫異學之陰黨幾百人并其下不知幾
千萬人皆屬異學之注奈其後何其人君為不省

雜錄卷之二
四十三

哉遠之北嶺振神與南都揚神木是黠僧之所矯
託而造官軍也近之鳥原之內賊唱耶穌據壘塞
而將盜郡邑也幸或寺戶滅而黨者漸少幸或環
攻急而耶穌早燔然其燼猶在異學可懼可備焉
不可不撲滅也昔東照大神君之治世也諸余
有首偽方異技巫蠱左道之言王者禁之余對白
是太公所教武主之法也君可之依此一語駿府
郭內伊勢神飛之妖登時奔亡想是足下亦所可
知也耶奈何今不如昔也又申覆思之往歲難波

之役耶穌明石某被召募在城有長崎大賈村山
等安請潛納兵與糧于城中以為小援願戰勝後
廣弘耶穌法于關國聽之於是村山使其子入城
幸以大神君之威稜諸軍來屬隨難波城翠年焦
土自亡耶穌共藏村山梟首敗盡戒惟近何可不懼
亦是足下所可知也方今耶穌之化為邪學者所
在密會偽書妖抄倭字漢字混雜轉寫不成文理
然或刻板流布誑惑士民更相結習如同膠漆識
者可以寒心他後滋蔓發動蟻同蠅集如蛾賊米

賊水仙豆兵方臘之徒淮南之二禳江東之四果
福建之明教揭諦齋再出于我朝乎可大歎哉
可不懼乎雖世之匹婦妬忌最多耶穌誑女以教
男不蓄妾不強姦不和姦故九婦女悅而信奉之
彼邪學誘勸諸方之室家亦如之云爾有意者誰
不憎焉耶穌將觀中華之俗然恐佛者祇排已而
乃曰昔入漢明帝夢則天主也耶穌也謂之釋迦
者譯者之誤也浮屠嫌我朝本為神靈之國而
曰佛神同體異名也今邪學初借儒託陽明以諛

浮屠既而以佛者熾盛謗當招害故怯怖之乃曰
大學明德佛性也其變為恠化為妖尤誕妄之甚
也可不謂之人中之老狐乎可以諫警焉然諫論
不能行于當時而發于諷諭者彼風雅之詩人忠
臣孝子義士貞女幾多人唯獨自憂歎而已以史
魚之直尚不得生諫以房玄齡之忠良尚不得止
文皇之遠征况其餘乎又况於微者乎足下如通
仙為隱棲喜家無封禪書歎其志耐可以美也蓋
異學事新非當塗者所欲而不禁以曼衍偷安故

姑息苟且而所禁未嚴歟或有所拘忌乎彼深察
茲謀對有司未揚言乎非臆量占度之所可中也
人之剛毅果決不易得也先是所呈草賊記可示
人以否云云暫繫之蓑衣雖被雨露沾損亦可也
勿令出山外抑又竢他後之再論而已足下獨信
余歟今又此吐底蘊其餘以為謗歟非余所欲也
子夏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可不思哉
所可詳也言之長也此書傳候鴈羨其飛到山中
恨余不能借羽翼雖然猶所望留冥鴻之指爪以

搔我痒向詩仙之香風以掃我漢借膏肓之泉石
以漱我口礪我齧副墨未乾洛誦之春信侍坐曰
盍作一詩以贈之余笑而領之其詩曰先法嚴停
黨事新株離汚耳可除塵耶穌妖術矯天主異學
姦邪惑世人妄賣陽明還銜佛化成阿紫忽分身
幽貞坦坦履千里兩地春心隱顯均惟冀亮恕
甲午年季春下浣

又

泰安旋洛以凍鯉不可沈故所思任筆以寄之頃

聞足下安穩惟祝健康彌保耆眉壽所願也今茲
夏酷暑冬祁寒是異常歲乎抑如余老而衰愴雖
單葛而渙汗雖著絮而粟肌何其寒暑共懊惱我
耶小痒良已不再發可以悅焉今又雖無入之道
我然感爾發吹面數日噴欬頻煩飲藥漸平勿勞緬
想前日瓊報自喜多見氏以得之一簡行行數葉
字字展讀之如對芝眉而聞清語惻惻切切何賜
過焉但欣賞余文字尤覺適當古之駿才有老于
文學者如余老而為駒乎世不有伯樂足下之青

顧奈何拙詩亦然恐有歌之者韻響不諧于絲竹
古今唯有一鍾期足下之素聞後奈何勿毀勿譽
詩亦直道也評亦豈不直道乎余壯歲嘗電囑戶
田氏所藏百家唐詩爾來唐文粹文苑英華古樂
府集唐詩紀事并品彙鼓吹正音遺響及唐詩類
苑詩雋類函古今之詩話暇時左右任手管闕之
然未除宋元之習氣與世俗之常談邇日百家唐
詩來自異域待價于此地之書肆一旦再闕之於
是知足下平生嗜唐人風體可以嘉焉所謂詩

學盛於唐宜哉嗜之有意也雖宋亦有好詩而
奈唐何哉唐一再變至于漢魏乎六朝亦未必無
所擇取焉况其言語雖唐宋之詩句有所援據乎
漢魏雖幾變不可至於周也東晉補亡不作而可
也况其餘顧况等之上古之什乎是亦不可不知
也此等之論非吾儕所可容喙也足下之言志每
每欲除少壯之習氣從山林之酸餒故其所嗜向
之韻語專慕唐馭見彼百家之等而察宋其髮
鬚不亦哿乎此度所賜酬和七言律新均韻詩亦

如之其老益壯最耐嘉之且拒邪說排淫辭闕隱
慝之妖妄碎異學之頭腦快哉雖駱丞之檄于武
盟于公異之露布于朱泚約之在五十六字中其
擿姦證慝是刑禁之律也不止詩之律也於是益
知人心之有義皆同然也彼邪徒外踈而內親陽
默而陰談是適白之仄聞也教主人以鄙吝誑婦
女以夫不蓄妾皆是蠻奴耶穌之妖變也可勝歎
哉能言而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不距之者無君
父之徒也從周公稟征者被堅執銳之人亦聖賢

雜錄卷之二
西人

之徒也不從之者盜賊之徒也拒排邪學則歸聖人之徒也從而拒之則導蠻賊之徒也不可不禁誠焉足下之心同然者我忖度之每書述及此事然奈時何譬如風痺者不覺痛痒故無疾者唯是之懼而已不禁則行將人倫幾乎滅矣吁吾老矣無如後世何哀哉誰其高聲呼不告天耶告人而不可者佯為聾乎未悟之乎唱彼邪說唆我平民若此之類則殺無赦是王制之律也誅亂賊者春秋之法也皆是足下所素知也余諄諄告之則

同志者可以不數聽焉且又承以靈運之於玄而擬于余孫春信肯可堪哉昔日齊有黃公其女美而謙辭稱醜醜聲遠聞遂無聘者余孫生稟不敏雖無才之美如黃女然何可揚醜于外耶縱不及陳寔然欲使有群之萬一若不然則願如孫執祖硯以泣者余之所遺經書如彼硯也而壽堅父與硯相似惟幸夕陽之愛在茲耳足下牆東避世窟北坐床開杜陵之三徑保淮陽之一老從鷗而狎入獸不驚年已矣矣嘉遁之樂可以羨慕方今嚴

冬應無冷疾可至祝矣想夫層層瀑布水折呵筆
硯乎六六嵐峯光寒燥楮拙乎凍雲抱石以守玄
同乎早梅衝雪以知虛白乎岩棲幽事有說于此
浪速之役鉄衣潑水孰與瀑水自刃擊敵孰與劍
峯之光芒禦槍橫馬孰與花魁之先進今也偶忘
之乎變髮為圓退尖為環而已哉又脫鐵衣諒唐
人之泉簾匣藏白刃吟古詩之劍閣加之崇虞帝
之玄德豈尚玄同哉皎皎白駒誰其繫之何必虛
白哉半百年來之莫逆短幅之中長途之外欲寫

鬱陶欲言悵然如余怕寒彌切故擁紅爐幸不
手展攤經史以送年待盡若兒若孫侍坐乃使撥
灰裏之陰何未獲鍊顏子之點雪以成金丹自愧
自慙言吁長吁謂足下何直告而無隱言不盡意餘
期後信不宣 甲午仲冬十二日

右自寬永十五年戊寅至承應三年甲午其
間十七年所贈答也 先生於丈山以有舊
好故丁寧告之以述其所思也家集罹災無
副稿者以丈山所寫寄而編集之

羅山先生文集卷第七
 終

